

同文同种 两样情

——你所不知道的泰北华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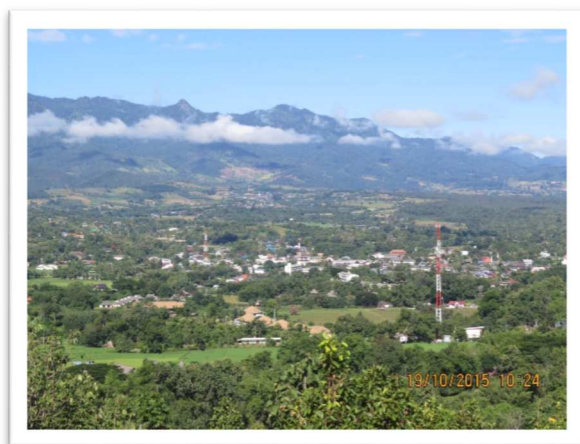
文/陈江松(梓园狮子会荣誉会长)

凡是到过泰北旅游的朋友，多数对于美斯乐、金三角、边城美塞、长颈族、骑乘大象，还有所谓的白庙和黑庙，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

那是旅行者的印象，特别的景点，异国的风俗。而我，以及另外七位泰北华文教育项目志工，我们所看到的泰北华人生活，特殊且深刻的学校观察，听到当地华人所转述的过往历史，和一般旅行者所体验到的，非常不一样。

将这两者印象加总起来，也许会比较贴近事实，比较能拼凑出当地完整的生活样貌，以及攸关当年孤军后裔的血泪记忆。

整个泰北滨临缅甸和寮国的山区地带，长达 1600 公里，占地约台湾的三倍大，华人后裔约 15-20 万人，多数居住在这里。这里的莽莽苍苍，绵延千里的险恶地形，诉说着国军血战异域的悲壮历史，也养育着华裔后代的泰国生活。



泰北的高山与华人聚落

惨淡经营的华校

促成我们前往泰北华文学校进行华文教师师资培训的，是中华救助总会，也就是早年「送炭到泰北」活动的主要执行单位。当年决定不回台湾，选择定居泰北的华人，基于传承中华文化及不忘祖宗教训的前提，在各个华人聚落陆续成立华文学校，后来因为泰国排华，原有华文学校就被泰国政府强行征收，改为泰文学校，华人只好另辟蹊径，在聚落的边缘又悄悄成立华文学校，校舍多数破旧简陋，教室也都没有窗户，学生课桌椅也多为各种不同型式的旧桌椅拼凑使用。



泰北华校的简陋教室

目前多数华人子弟已归入泰国籍，白天必须到泰文正规学校就学，放学后的傍晚和周六上午才到华文学校就读。学校校长多由当地较有名望又被村民普遍信赖的人担任，有的是由村长兼任，有的是由当地仕绅担任，多数是不支薪的义务职，除了要负责找齐师资，也要备妥学校必要的开销和教师薪资，是一个很吃力却令人敬佩的崇高职位。



泰北华校校门围墙彩绘



台湾企业家以其父亲之名捐建礼堂

至于老师，因为薪资普遍过低(月薪平均约 3000 到 6000 泰铢，泰国币值与台币接近)，无法保障基本生活所需(四口之家每月生活开销约 10000 到 20000 泰铢)，很难聘到好人才，流动率也高。多数老师白天还要负责其他生产工作(如从事农作、摆摊、打工等)，才能维持起码的生计。

当学校教师数不足时，解决方式有两种：第一种是一个老师教两个班级，清晨五点到七点教一个班，傍晚四点到六点再教另一班，白天时段老师去当农夫或做别的事；第二种是合班上课，最严重的是有一个位于回海村的偏远学校云台小学，只收幼儿园到二年级，三个年级共 30 多位学生，统由一位老师授课，其每月薪资 4500 泰铢，学生所收学费只够给老师每月 1500 泰铢，其余不足的 3000 泰铢，全由中华救助总会以种子教师名义给予津贴补助。

另有一所位于邦麻汉的学校汉光小学，村内多数是少数民族（傣族、傈僳族、拉祜族），全校学生 90 多位，每人每学期学费只收 600 泰铢，竟然只有 20

多位学生可如期缴交，所收学费 13000 多泰铢，尚不足支付全校三位老师一个月 15000 泰铢的薪资，不足部分全赖台湾天主教明爱会、侨委会与善心人士捐助。这个学校的屋顶是斜顶灰瓦，在一次下了大冰雹之后，砸出很多破洞，每遇下雨，就会到处漏水，至今仍无经费可更新或检修屋顶。

这些华校的实际艰困状况，远非我们这些生活在富足台湾的人所能想象。也许，我们需要学习的是，时刻珍惜目前所拥有的、得来不易的幸福，并非一切享有，都可以那么理所当然，那么理直气壮，甚至弃之如敝屣。

偏远聚落 全员参与

一个离清迈机场需要经过约 1600 个弯道的学校到底有多远？培德中学位于密丰颂(又称叶丰颂)省的黎明新村，一个全村只有七、八十户，一条长一公里多，宽约 4 米的「仰哲大道」(台湾善心人士出资买水泥，全村村民每家负责 80 袋细石子，平摊出工完成的水泥道路)贯穿全村，只有一家杂货店位于校门前。从清迈开车到这里，经过弯弯曲曲上下起伏的山路，大概需要 5 小时的时间。5 小时，足够从台北开到高雄，中间还可以在服务区略作休息。



黎明新村唯一的杂货店



仰哲大道及住家

培德中学全校 90 多位学生中，约有 40 多位来自缅甸的傣族，他们在此寄居，需付钱请村民协助照料生活起居，原因有二：第一，这里没有贩毒的虞虑，第二，长大后留在泰国找工作比较容易，薪水也较高。全校八位老师当中，有五位来自缅甸，其中又有三位是姐弟关系，姐姐因丈夫吸毒而与之离婚，独自带着两个各为 10 岁和 8 岁的孩子来此依亲，两个双胞胎弟弟则刚从初中毕业，脸上还充满着年轻人腼腆的稚气，也跟着到这个学校担任老师。

经随机调查，泰北华文学校的老师当中，多数学校都有为数约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比例是从缅甸过来的华人，其中有大部分到目前为止仍不具泰国国籍，也就是我们所知的非法移民。泰国政府也大略知道这些情况，采取的态度是睁一眼闭一眼，但只允许他们在固定范围内活动，若需远离住处(据说若离开村落超过 9 公里范围就属远离)，就需要经过村长批准同意，否则会被警察取缔。

学校有一栋老旧教室拆除，原地增建一座礼堂，需要经费约 300 万泰铢，目前只募到 80 万，校长已经决定动工，而且是边施工边募款。施工所需鹅卵石，则动员全体村民，每家需负责到河边挖取 50 袋的石头，校长(村长兼任)还亲自开着自家货车，一车一车地搬运到学校。



杨校长亲在开货车载砂石

这个聚落，辟建道路，全村总动员；建校所需石料，全村都参与。一个贫穷的村落，所有的公共事务，有人热切领导，筹措资金，其他全员参与，奉献劳力，充满了不分你我的一体感，很令人佩服，这与我印象中的六〇年代台湾农村非常相似。

刻意保留的传统

在台湾，长久以来，多数人不再有机会唱「中华民国颂」或「梅花」这样的早年所谓的爱国歌曲。何以如此？原因在于多年来的政党恶斗，甚多政客为了一党之私与个人之利，采取煽动族群对立与「只须表明立场，不必探究是非」的愚民政策，电视名嘴又唯恐天下不乱而语不惊人死不休，加上媒体趋向庸俗化，罔顾社会责任，从旁推波助澜。至今，很多人在国家认同上已经产生了非常严重的混杂现象，当然不会有人唱这些歌。

位在边龙村的光华中学，全村 4000 多户人家，有一半属于傣族，全校共 700 多名学生，主任告诉我们，他们每晚八点二十分放学前，全校学生会在中庭集合，由老师带领齐唱中华民国颂，并在呼完口号之后才放学。



学生高唱中华民国颂

我们最后一站参访回马村恩泉小学时，一进校门，发现杨校长已经集合数十名学生排队欢迎，并一一为我们在脖子上带上塑制花环，接着是全体师生排队齐唱中华民国颂、梅花等歌曲，我们就站在前面和他们一起唱，心里拥着澎湃，眼眶逐渐湿润。

也许有人会说：这样未免太八股了，太过时了，也太狗腿了…。对于台湾的某些年轻人来说，如果出现这样的看法，很自然，也不意外。因为，过去洗脑式的党国教育，他们还没出生，中华民国宣布离开联合国的举国悲愤，他们来不及参与。

但是，对于我们这些上了 50 岁的人来说，不管如今大家如何看待国家的定位，那个高唱爱国歌曲的时代，是我们的切实经历，是我们的年轻热血，是我们的爱国展现。那是真实存在过的遥远记忆，是一种壮阔历史的沉淀，是一种生命掏炼洗涤的曾经。

在泰北的华文学校，办公室里除了高挂泰皇照片之外，也几乎都会悬挂蒋中正总统的照片和孔子的画像，礼义廉耻的校训也都张贴在全校最显而易见的位置。这些对台湾来说，已经属于古老的陈年旧事，却在泰北华校中被刻意保留。



校门口高挂礼义廉耻校训



恩泉小学师生欢送我们

很多好朋友及狮友们，知道我们定期去泰北帮华文教师上课，也知道他们的穷困景况，就有人捐钱给我，让我带到现场视实际需要给予必要的资助，这当中也包括梓园狮子会，我非常感谢他们。和我一同前往的志工伙伴，也有几位是带着他们的朋友捐款(包括法官、企业家、朋友等)前往，都在最需要的地方给予支助，甚至有的志工是采取自掏腰包，默默协助的方式进行。



作者代表梓园狮子会捐款

捐款多数运用在学校的教学大楼和礼堂兴建，以及资助贫寒学生缴交学费这两方面，他们缺的还很多，我们做的实在只是杯水车薪。但这中间代表的是一份同为华人的人道关怀，我们只做我们能做的部分。

泰北华人的生活处遇，类似台湾的四、五十年前乡下景况，他们多数人辛勤工作，却无关物质享受，只是为了满足实际生活的实际所需，他们率真、简朴、认份。为了传承华人文化及传统，他们在没有任何政府支持的情况下，殚精竭虑地办理华校，造福子弟，令人由衷敬佩。

生活在台湾的同胞，实在是华人中最幸运，也是最富足，最自由的一群人，真的要好好珍惜这份得来不易的福分，福分不会永远都在，除非我们愿意持守优良传承，愿意保存简单纯朴的心志，并仍然相信善良与温柔之必要。